

心悦之，诚评之。文学、书画、摄影、音乐……诚邀您一起聊经典，谈创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“心悦诚评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9月18日

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陈晨

编辑：马莎莎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刘辉

潜心笔耕 蔚然有成

——画家刘雪樱印象

□逢春阶

刘雪樱生活很简单，读书、写字、画画、教学，不爱到热闹的地方去，她喜欢这个状态。在家十顿饭有八顿是在画案或书桌上吃的。日日临池、心无旁骛，浸润在笔墨中，两三天就有一大包练笔的宣纸放在画室的墙角，攒半月让收废品的拎下去。一双手，就这样与纸笔砚墨“纠缠”。

中国画，凡有价值的新，无一不是扎根经典的，是在经典之上发出的新芽，如果抛弃经典，那只能算胡涂乱抹。路子要正，路子方向错了，勤奋不是在进步，是在巩固错误。就像我们去一个地方，不小心走了岔路，走得越快离目的地越远。

刘雪樱很幸运，在中国美院求学时，足不出户，跟着老师在山水画的艺海里徜徉，如饥似渴地埋头临摹经典。她牢记老师之言：“学不师古，如夜行无烛”。从临摹中，感悟黄宾虹的五笔“平、圆、留、重、变”和七墨“浓、淡、破、泼、积、焦、宿”。我见过她临摹的五代巨然的《层岩丛树图》、北宋李成的《晴峦萧寺图》、元代王蒙的《具区林屋图》、明代沈周的《庐山高》、文徵明的《青绿扇面》等。给我印象深刻的是《庐山高》，画面上，崇山峻岭，层层叠叠，悬泉百丈，直泻而下，近景一人观瀑远眺。我仿佛置身身中，刘雪樱说这幅画花了差不多有3个月时间，她捕捉到了沈周的神韵，也体味到了“粗沈”风格。她很怀念那段疯魔一般临摹的日子。经过严格训练，腕力变得苍劲，笔墨线条控制力和表现力陡增。

画山水，更爱山水。刘雪樱自己琢磨了两句诗：“临摹就是闭门造车，写生

就是出门合辙。”背起简单的行囊，游览泰山、华山、衡山、嵩山、恒山五岳，又三上黄山，只身去武夷山写生月余。她曾陪书法家、画家查律轶转游历泰山、沂山、蒙山十几天。一路游，一路画。济南多山，透明山、梯子山、佛慧山、千佛山、华山、鹊山时常登临。长江、钱塘江、黄河、沂河、淮河……十几米长卷《济南南部山区山水写意》、巨幅《泰山写意》，以及入围泰山文艺奖的《沃野高歌》就是其中的写生代表作。

早年求学时，刘雪樱以董中焘先生山水风格为基调开始创作，体味董先生的“五墨”：清、润、沉、和、活。打眼看，笔墨点画繁复，但近看笔笔清晰，沉稳劲道。近年来又从陆俨少先生那里学得勾云、勾水、大块留白、墨块等笔法。刘雪樱说：“陆俨少先生讲要四分读书、三分画、三分字。这是有道理的，画法通写法，读书可以通情理、物理、画理。”印象中，刘雪樱一直在写在读在临。写是练腕力，读是养心智。我见过她临摹的邓石如大篆联句和黄庭坚的《诸上座帖》。“画画最好的办法是练字，楷篆隶行草，都要练一点，这样才避免笔法板、刻、结的毛病。”她说。

近年来她醉心花鸟，笔下的梅兰竹菊，尤其是荷花、牡丹，灵动活泼自成面貌，有野外逸趣。徐徐展开近30米的长卷《明湖消夏图》，扑面而来的是大明湖上微风荷叶的气息。这是刘雪樱在大明湖西岸的护栏石条上花两天时间完成的。转头是盛开的荷花，低头是白纸召唤，看一眼画一眼，手摹心追，颇有趣。

刘雪樱从小喜欢花花草草，露珠在花瓣绿叶上滚动的样子，蜂飞蝶舞下的花香，依然潜藏在内心深处。她养过很多花草，梅兰竹菊自然是标配，牡丹、葡萄、石榴、牵牛、水仙、旱莲等，为了烹茶欣赏，更为了观察它们的生长形态。刘雪樱说：“艺术源于生活，不能瞎讲瞎画，免得课堂上误人子弟。”一句话道尽美术教师的谨严、规矩。难怪，她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。

在趵突泉公园，我听过刘雪樱给学生解读李苦禅、王雪涛的画作，从画家的早、中、晚期画风对比，到构图、色彩、风格特点，从大的历史背景，到小的个人遭际，皆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。刘雪樱说，看大师原作，能过滤掉心中尘埃，也算洗一洗眼睛吧。比如同样是画荷花，李苦禅的大写意，大气磅礴、酣畅淋漓，而王雪涛的小写意，清新欢快、意趣盎然。

看云，把“失败”当作正当结果写进成绩单。读到这里，我也想温柔地做些什么，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
我成不了《春晖》中那些完美的老师，但《春晖》让我明白，教育的真谛不在于成为完人，而在于在认清自身局限后仍然选择向前迈步。

最为重要的是，《春晖》让我重新审视了教育的目的。那个在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——教育是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光芒，而非按照统一模具塑造“合格产品”。当我备课时，我会自问：这个知识点除了考试，还能为学生的人生带来什么？当我设计活动时，我会思考：这能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哪种潜能？当我评价学生时，我会警惕：我是在鼓励多样性还是在强调标准化？

叮叮咚咚的微信提示，十几年前的学生，近几年的学生，一百多条祝福信息，让我收获了无上的幸福。我的教育修行之路还很长，也许我永远无法达到《春晖》中那些教育工作者的高度，但这不妨碍我朝着那个方向努力。就像暗夜行路的人虽不能拥有整片星空，却依然可以被一束微光指引前行。我本身就有传播那缕微光的使命——不是成为太阳，而是反射阳光；不是成为传奇，而是在日常教学中实践非凡的爱与智慧。

在济南植物园内，观摩刘雪樱的写生课，花香烂漫的月季花丛，竹影横斜的林荫小道，清澈的白鹅红鱼吸水的泉池，都没入画家法眼。继续前行，走到柳芳轩前，画家突然驻足，打量一番，微微颌首，笑着说：“就在这儿吧。”柳芳轩前有向上的阶梯，右侧有碧绿的垂柳，左前方有一圈山石，纵深的好景致。刘雪樱示范，举起笔来，比量了一下方位，找出重心。先画山石，寥寥数笔写出台阶、垂柳，一笔一笔画，速度很快，跳出柳芳亭的一角。在台阶上，画了3个行走的人。一边画，一边指点学生，要留白，要捕捉神韵，要注意整体构图，要俯视眼前之景，意识里用个框子把景色框起来，再搬到纸上。换言之，就是移情，把自己的情感转移到景物身上，达到物我同一、物入人情。所谓触物有感，触景生情是也。

目中之见，心中之想，尽出笔下。空白的宣纸，渐渐有了画的轮廓。

上色，花青、赭石、藤黄。一边上，一边指着右上的远山说，这里似乎缺个东西，需要个亭子。就见她换了纤笔，轻轻地下去，出来的却是隐约的佛塔。佛塔意象一出，画面顿时有了禅意。

刘雪樱是个用脑画画的人，爱琢磨，爱钻研，爱较真。

她有一颗好奇心，对什么都感兴趣，近日尝试了几次抖音直播，她说，权当是给学生们上网课吧。我看了几次，我听到她对着镜头说的最多的是，要“笔笔送到”“写意，要有写出来的痕迹”“不要一团死墨”“细节，细节透出一个艺术家全部的修养”“俗不去，雅不来”……说的全是干货。那天，她还说了自己的体悟：“线条是有腔调的。”有腔调？好新鲜的说法，上下高低、起伏连绵，这是画的韵律和韵味吧。

她还说，画画就是画关系。山与水，人与人，人与物，花与鸟，枝与叶，如果没有了关系，笔墨互不搭话，就不是艺术了。经典画，都是关系处理到和谐的境界。她的话，让我想起英国当代量子物理学家卡洛·罗韦利的观点：“我们发现，物质实相的核心不是粒子，而是关系。每个物体的定义都来自与其他物体相互作用的方式。因此，当它没有互动时，它就不存在。一个物体就是它影响周围其他物体的方式的集合——一个物体的存在是由其他物体映射出来的。”画出关系，就画出了魂魄，画出了整体感，画出了气息。

寄情美好的山水花鸟，为人间多一些美好，刘雪樱一直行走在路上。

这本叫《春晖》的漫画书是在暑假买的，在教师节的前夜恰好读完，带给我直抵灵魂的震颤。边读边思考，合上书页，我的教育初心已被深深触动。恰在第41个教师节，也是我执教的第21个教师节，惭愧地收到了一百多条祝福信息。它们在提醒我，职责所在、使命所在和幸福所在。

《春晖》像一面镜子，让我照见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的“内伤”，也照见学生眼里微弱却倔强的光。作者阮筠庭把“老师”拆成三层：

第一层是“装大人”——初上讲台，我也曾像她一样，用慈祥的笑容、提前写好的“金句”包装自己，生怕学生看穿其实我也很紧张。

第二层是“被学生撞碎”——学生把她的完美主义撕开口子，有人逃课，有人在作业里写“我不想成为你们这样的大人”。我想到上学期，一个男孩在作文里写“老师，你总说努力就会幸福，可我爷爷努力了一辈子，最后死在工棚里”。那一刻，我精心准备的“励志模板”突然失效，胸口像被粉笔灰呛住，咳不出一句漂亮话。

第三层是“把碎片拼成新的自己”——阮筠庭没给出答案，只是把裂缝留在画面上：小春老师允许学生逃课，陪他们在操场躺成一排



暗夜行路
心向春晖

□卜德平

